


跋履

黄河口听鸟歌唱

□ 樊俊利

黄河口的冬季应该属于鸟儿。

初升的太阳,像蒙着一块遮羞布,朦朦胧胧,羞羞答答。初冬的风儿有点温柔,又有点儿冰凉,轻轻拂过脸庞。一大早,我陪着远方的客人到黄河口观鸟。

车子驶出市区,进入东八路,仿佛瞬间挣脱了尘世的纷扰,进入一片静谧的原野。慵懒的晨光、潮湿的芦花、泛着细波的湖水,连同水下隐约的鱼影,都成了这片湿地寂静的注脚。车厢里安静极了,似乎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微光在芦苇梢头绣出雪白的花絮,苇秆披着米黄色的外衣,白发般的芦花轻轻摇曳,像晨练的老人点头致意,绿意犹存的野草挂着露珠,闪闪发亮。湖水蜿蜒如带,荡漾着孩子般清澈的笑容。碱蓬草铺开的红毯,像是被秋风精心裁剪过,一块块镶嵌在斑斓的大地上——黄河口,正以它最本真的容颜迎接远方的客人。

“看,鸟浪!”

驶出十几公里,天津的王小柔老师忽然指着右前方,隔着车窗忘情喊道:“我们连忙靠边停车,迫不及待地推门而出。只见成千上万的鸟,如蛰伏已久的奇兵闻令而动,骤然腾空,聚成一片片灰白交织的云,又如层层叠叠的波浪,此起彼伏,几乎遮住了天色。羽毛在晨光中闪着细碎的光,“呀呀——”“嘎嘎——”“咕咕——”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场天然的“黄河大合唱”。这铺天盖地的“鸟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像王羲之潇洒自如的狂草在长空间挥毫,又像一只巨大的灵鲲,以苍穹为海,自在遨游。

鸟翼振起的风拂过眼睑,落下的鸣叫仿佛化为心底的文字。我怔怔望着,心中震撼:这样庞大而整齐鸟群,是如何指挥的?那只领头的鸟,又是怎样发号施令的呢?

一队大雁时而排成整齐“人”字形队列,仿佛训练有素的士兵;时而分散开来,自由翱翔,如同跳动的音符,轻盈划过天际。水面上还有或红或白、或褐或灰的野鸭,嬉水觅食,打情骂俏,好一派鸟儿天堂的风光!

来自北京的李瑾老师第一次到黄河口,脸上荡漾着层层光亮的波纹。她说,对鸟浪向往已久,以前只能从电视里看到。王小柔老师是一名候鸟专家,去年已受邀作为国际观鸟大赛评委来过黄河口。一看到鸟儿,她异常激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起来,这儿是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暖温带湿地生态系统,也是东北亚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宝贵的越冬、栖息、繁殖之地。每年初冬,来到这里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现有鸟类374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92种。耐寒候鸟会留下过冬,另一部分则会停留一两个月,待天气更冷后再继续南下。这里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也是“中国最美湿地”之一。

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河口人,我听着,心里泛起一丝惭愧。人啊,常常对身边的宝藏视若无睹。曾几何时,这里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莫说鸟,连野草也昏昏沉沉、奄奄一息。我们叫它“荒原”,荒凉也从眼底漫进心里,梦里都总浮现着青山绿水、似锦繁花。

鸟儿是环境最公正的评委。那里,天南海北的鸟儿跨过山水水汇聚于此,自由翱翔,捉鱼戏水,寂寞荒芜的大荒原成为鸟儿栖息的家园,仿佛它们也想与人类交朋友,知恩感恩,与人类和谐相处,共筑美好家园。

这变化的背后,首先是人的觉醒。只有真心对待自然,才会得到自然的回馈。水,是湿地与鸟类的生命线。以往,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一年仅一次;而今,保护区修建了二十余处引黄闸渠,实现了按需补水、全年不断。同时,修复湿地、培育碱蓬与海草床数万亩。这幅生机盎然的画卷里,也有石油人的浓墨一笔——近年来,油田推行绿色生产,坚持“油不落地、气不上天、水不外排、声不扰林”,每一步,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守护。

这是我第一次来黄河口观鸟,像是翻开一部刚刚印就、墨香犹存的书。方才的景象不过是封面,真正的篇章,正一页页在眼前展开。约莫行驶四十公里后,我们换乘电瓶车观光车,进入了自然保护区。沿一条不宽不窄的路向大,两旁芦荻丛生,荻花如雪,随风摇曳,仿佛在热情招手。那姿态,多像白了头的“老石油”——风霜压弯过他们的腰,岁月刻深了皱纹,但骨子里的硬气从未消散。再大的风雨,也不曾让一株芦苇真正折断,生命的精气,始终在风中回荡。

路南,一排电线杆高高矗立。几乎每根杆顶,都托着一个深褐色、圆形的巨巢——那是东方白鹳的家,直径约有两米。这种鸟天性机警,故将巢筑在高处。它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东营的“市鸟”。

“看,那儿站着一只!”只见一处杆顶,一只黑白相间的东方白鹳正单腿而立,宛如一位独舞的王者,静静俯视着整片湿地。

摇摇晃晃的芦苇荡漾着原始与苍凉的韵致,一簇簇、一团团郁郁葱葱的柽柳,像村前的歪脖老柳。那儿有故乡,有娘瘦弱坚定的身影和火辣辣的目光——我的家乡也成为鸟儿的家乡。其实,这是黄河的杰作。黄河从上游挟沙而来,造就了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同时,挟来柽柳和草木的种子,在此安家落户,守护着生机与希望。远远望去,黄河岸边矗立着造型奇异的远望楼,像一大一小两个“H”造型,四个竖筒分别被涂成彩色。红色代表红地毯,黄色代表黄河,蓝色代表大海,绿色代表生态湿地。乘电梯进入三楼。站在高高的观景平台上远远望去,黄河宛如一条蜿蜒的黄龙,奔向大海。四周环视,整个湿地生态园宛如一幅油画,红黄蓝绿交融,一块块湖泊犹如一只只眼睛,蓝莹莹、水汪汪。此刻的鸟儿盘伏于草丛之中,或静聚休憩,或闭目沐阳,或相依相偎,仿佛筹备着一场爱的典礼,又似以整片盐碱滩为素纸,正默默书写着黄河口的鸟类传奇……水天相接,澄明一体,此处纵非天堂,亦是人间的仙境。

随着一声清亮的哨响划破天空,鸟类表演开始。上百只鸟儿如受召的战士,倏然腾空,化作远远小小的黑点,那一刻,我的心仿佛也成为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展翅翱翔在明澈湛蓝的天空……

黑白烬处

□ 白描

连,去叩问:生命究竟有何意义?以前很少从这个角度思考,如今却因身边人的接连离去,成了寻常心绪。

近年我写过不少悼念友人的文章和诗词,每一次落笔,都是与逝者的隔空重逢,亦是与自己内心的深度对话。他们的离去,总让我不自觉地反观自身,这般心绪,连自己也说不清缘由。就如聂卫平,他以围棋名满天下,我以文字安身立命,我们的人生轨迹本无交集,却因一份共同的热爱——足球,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都是广州《足球》报的特约专栏作者。我曾在报上开设专栏,点评足球赛事,尤其1994年世界杯期间,几乎每场赛事落幕,都有一篇专栏文章见报。聂卫平亦与这份报纸渊源深厚,报社曾邀我们同赴广州,有时报社有人来北京,也都设宴款待我们。我们便常聚在一起,或举杯畅饮,或围坐观球,言谈间,说得最多的便是足球。偶尔我会提及围棋,只是我于赛道半通不通,对话自然难入深境,唯有说起足球时,两人都眉飞色舞,全然卸下矜持,畅怀恣意如同孩童。

酒酣耳热之际,聂卫平曾说过一句话,我至今深以为然。他盛赞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的确立,认为这份体制的建立与健康运行,远比中国足球队打进一次世界杯意义深远。“这是从根源上推动中国足球向职业化转型的关键一步。”他拍着桌子,情绪激昂,“是真正的筑基之举!”他饮酒是豪饮,带着几分粗放,言语铿锵,常有粗口爆出,那份无拘无束的真性情,格外动人。后来人事变迁,我们往来渐疏,可那些一起喝酒、畅谈足球的时光,始终清晰如昨,时常在记忆中浮现,只可惜后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路子一偏再偏,辜负了“棋圣”的期待。

这般强悍的人,这般的黑白棋盘上创造无数传奇的英雄,这般的曾于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临危不乱、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强者,竟也

说走就走了。我不知他晚年染病,在我心中,他始终是那个传奇——即便次日有生死对弈,他仍能在东京的酒肆里端起“猪口”(瓷杯)豪饮,那份从容与洒脱,无人能及。

这般性情中人,终究还是闭上了眼睛,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围棋,离开了他眷恋的世界,离开了爱他的亲友与万千粉丝。我不禁思忖:生命究竟凭什么支撑起那份强大?他曾那般耀眼,那般坚韧,可脆弱起来,竟也这般不堪一击。

这份关于生命强与弱的叩问,早在作家路遥离世后,便曾长久萦绕在我心头。

路遥身形粗壮,五短身材却虎背熊腰,看上去健壮如熊,给人一种坚不可摧、顶天立地的感觉。他能吃能睡,鼾声大得惊人——在五楼就寝,一楼也充耳可闻,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个看似打不倒的汉子,会轰然倒下。1992年7月1日,西延铁路通车,身为陕北人的他满心欢喜,独自一人背着行囊,登上首班列车奔赴延安。八个小时的车程,上车时还是意气满满,下车时却已虚弱到无法站立,是延安的友人将他抬下火车,从车站直接送往医院。

在延安医治无果后,他转往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也是搭乘这趟列车返回西安,由陕西作协的友人从车上抬下,送往病房。彼时我已调往北京,1992年11月1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我专程从北京赶回西安探望他。昔日健壮的他,早已瘦弱得脱了形,那一刻,我们百感交集,竟恰如柳永笔下“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境遇,千言万语堵在心头,终究只剩沉默蔓延。

许久之后,他才缓缓开口,问及我曾疗养过的临潼空军疗养院,问那里的条件如何,嘱托我为他引荐。“等出院后,要去那里好好调养,”他语气里藏着对生的渴求,他还要做许多事,还要拥抱这个深爱的世界。可我回到北京没多久,11月17日,便传来了他逝

意,被齐武帝下令格杀,5个哥哥被同时捕杀,王家一夕间家破人亡。噩梦降临的那个深夜,王肃刚巧在太子宫中当值,第一时间截获了逮捕他的密令。在知情人的庇护下,王肃假扮成僧侣,连夜逃离了建康。走得匆忙,没跟妻子和孩子见最后一眼,就此各奔天涯。“岁去冰未已,春来雁不还”。谢氏怀揣着一丝不可能的奢望,苦待夫君音信,一等就是六年。

有谁见过谢家千金寒冬露着脚趾,穿着扯出灰棉絮的破袄,挨家挨户给发烧的小儿子讨碗糙米饭吃;有谁见过那双用来剥莲子、抚古琴的玉手,竟然会持刀捅进想要夺财害命的兵痞胸膛里。忍饥挨饿的寒夜,战事激烈的荆州郊外,孩子高烧抽搐的破庙里,想不出什么苦难更能磨炼这个弱女子的心智。若不是为了家人长久的团圆,为了白头到老的承诺,还能为了什么?

离洛阳越来越近了,离夫君也越来越近了。母子几个每日兴奋地讨论着王肃见到他们的惊喜神情,想着6年离别时光有多少衷肠要叙,讨论着一家人在陌生北地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谢氏心情愈加甜蜜。

透过寺院木窗,看着东南方向跳脱出一轮大圆月亮,今天是十五了,是家家团圆的日子,谢氏泪流满面。刚在洛阳落脚,就得知王肃已迎娶陈留公主的消息。王肃单身人魏,又是如此显赫身份,时隔六年再娶,也在意料

之中。既然王府有了新女主人,母子就是擅自闯入的陌生人。谢氏从寺院讨来纸笔,写了一封信,信中有“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几句。谢氏的意思是,我们因为遭遇而天各一方,原本不该期待有什么奇迹,但是我和孩子千辛万苦奔来这里,还是怀着家人能团圆的希冀。

信寄出后,母子在落脚的小寺院里盼着,盼着……他们认为王肃看信后会迫不及待赶来相聚,他们脑补着六年未见的夫君、父亲,会用怎样的拥抱着弥补缺憾的时光。然而他们盼来的却只有一封公主代笔的回信,公主代王肃回答:“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昂缝新去,何能纳故时?”我们已经有新的生活,王肃现在心里只有我一人,旧时光永远回不去了,不要再妄想了。公主信中还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纳王肃的前妻,子女可以入府,旧爱却是不能。王肃并没有只言片语,也没有一丝要来的迹象。当初寻夫的热血,一路支撑着熬过千山万水的勇气,此刻被眼前的现实狠狠打败了。曾以为无比接近家人团聚的天堂,却比过去的凄惨分离更接近地狱。过去还有念想,如今连念想都已失去。

《洛阳伽蓝记》记载:“肃甚有愧谢之色”。王肃又羞愤又惭愧,他身不由己。孝文帝刚死,王肃失去了政治庇佑,遗诏又封他为丞相,把毫无根基的他推到了争权的风口

座钢铁脊梁。”

《闪光的高原》还将沂蒙山区“识字班”与三线建设火热的活相融合,让淳朴勤劳的齐鲁女性形象闪耀于祖国边疆。

小说中,以王秀英为代表的女性群体令人印象深刻。当周华胜、匡照明、金明顺和刘大龙四人兴高采烈地从玉明火车站接上各自的妻子王秀英、胡春香、马素芸和秦槐香来到玉钢后,随着缕缕炊烟从一个个体户顶上冒出来,这些“农转非”来到边疆的沂蒙妇女终于过上了阖家团圆的生活,她们最初都没有正式工作,丈夫的工资应对一大家子的生活需求,可以说是捉襟见肘,难以支撑。为了补贴家用,她们扔掉“中看不中用的面子”,在建设工地扎钢筋、拉铁块,外出挖野菜、卖沙枣。无论是与“此地人”的和睦相处,

还是左邻右舍的互帮互助,抑或是拿着慰问品去看望给玉钢打井的解放军战士,她们都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沂蒙妇女团结友爱、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甚至碰撞,纠正了偏见,消除误解,许多建设者与当地牧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谐相处。“你们来这里也是为了工业建设,误会已说开,我们没有理由说‘不’字。说实话,我们这些牧民原本生活在上游的盖子沟,前段时间刚来到下游的临时牧点,既然你们着急用水那就继续建设吧,我们这些重返上游放牧。”巴特尔夫的话,道出了当地牧民朴素的心声。

当玉钢建设工地遭受罕见沙尘暴的袭击后,工地上四位建设者遇难。“悲痛哭声回响在无垠的戈壁滩上空,就连那些原本

世的噩耗,打碎了所有希望。

这些与我年纪相仿、朝夕相伴过的人接连离去,逼着我一次次将生死与自身相连,探寻生命的真谛。他们曾与我的生命紧密相依,如今却一个个奔赴另一个世界。这份离别带来的触动,远比听闻陌生人或老者离世更为深刻,也更能引人沉下心来思索。

可我终究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只觉得生命的意义,或许就藏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是晨起望见的朝阳,是日暮邂逅的余晖;是风拂耳畔的温柔,是蝶舞花丛的灵动;是尝到蜂蜜的甘甜,是感受细雨落在肩头的微凉。春日里,能嗅到青草破土的清冽香气,能沉醉于繁花绽放的馥郁芬芳;冬日里在雪天行走,能感觉到雪花在额头眉间融化,能看见哈出的气变作一缕雾气。寻常时日,手上扎刺的微疼,眼睛吹进沙尘的不适,这些真切的感知,皆是生命存在的证明。正因为活着,才能体会这份美好与苦涩,才能感知这世间的万般滋味,才算不负这一趟生命旅程。

我并非生在主义者,向来看重生命的质量与做人的尊严。可谈及生命的终极意义,我做着沉默以对。我为自己的人生立了一个朴素的标准,六个字:不自欺,不欺人,对得起自己的内心,不辜负身边的亲友,不亏欠这世上所有的相遇,便已足够。

或许,生命的意义,本就是一场奔赴,一场造物的轮回。我们自尘土中来,从不可知之处启程,在这世间行走数十载,遇见一些人,做成一些事,留下些许值得回忆的片段,最终又将所有情愫与痕迹,归于虚无。尘归尘,土归土,本就是生命既定的归宿。

这浩瀚宇宙,芸芸众生,世间万物皆在自己的轨迹上生长、绽放、凋零。无论是璀璨夺目,还是平淡无奇,都曾真实地呼吸过,活过、感知过。一场生命落幕,便有另一场生命启程,轮回往复,生生不息。

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机上丝与贯线针

□ 姜楠

浪尖儿。就在谢氏来的不久前,北魏任城王几次弹劾王肃,说他意欲联合南朝谋反,让王肃成了众矢之的。他太需要政治力量的庇护渡过难关,与皇室结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他绝不能见南朝来的妻子,必须向朝廷表明,自己已经彻底与旧生活决裂,与南朝决裂。

但是毕竟是多年割舍不下的感情,是自小青梅竹马的爱人,此后王肃心情郁郁,一年后病死,年仅38岁。死前他在府旁修建一座寺庙,叫作正觉寺,把谢氏安顿在此修行。谢氏乔装尼姑,本为寻夫的权宜之计。没想到见到夫君之时却变成了真的尼姑。自此谢氏心灰意冷,皈依佛门。到王肃去世,夫妻俩也再未能见一面。

王肃去世后,其好友借吊丧之际,偷偷塞来几件遗物。一张发黄废纸,传神地勾勒出王肃小像。那是在南朝时,夫妻俩某个夏夜戏谑而作。王家祖辈都是高鼻梁。画上王肃鼻梁山根被谢氏夸张地勾长,两人对画相视而笑,情意在眼神间流转。爱的确是真爱,但如今境遇已然不同。后来,公主没有子女,谢氏小儿子承袭了父亲爵位,女儿王普贤嫁给了皇帝,成为夫人,备受宠爱。母子在北地也算枝繁叶茂地活了下去。

其实,从南朝亡命到北地落脚,王肃对妻子从未背弃,也从未远离,只是爱情拗不过命运,长相思守输给了人世的无常而已。

在闪光的高原上

□ 孟凡金


书影

《闪光的高原》是李毅然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作品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国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三线”建设为背景,讲述了以周华胜为代表的山东籍退伍军人建设边疆,扎根边疆,以及同边疆人民相互依存、和谐相处的动人故事。

小说中的玉钢钢铁厂作为“三线厂”之一,建设条件艰苦,任务艰巨。在千余人的玉钢建设大军里有二百多名山东籍退伍兵,他们在无水、无电、无路、无住房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最终战胜了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艰苦,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这一炉炙热的铁水,标志着一座年产铸造生铁两万余吨的三线生产钢铁企业正式投产,补充了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的相应力量,挺起了高原之上的又一